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影
第六回 憨寶玉輕視奇珍 敏探春細談怪物

話說王夫人連日過節勞乏，就犯了咳嗽老病，大家都來省視。又見嫵嫵抱了芝哥來給太太請安，王夫人接過來抱在懷中，說：「怪冷的，你也來瞧我。」那孩子兩隻小眼看著太太似乎要笑，王夫人說：「蘭兒小的時候，都說是靈，這個更精了。」眾人正然說笑，只見寶玉、賈蘭進來請安。同眾人都見過，又說起前日的燈戲怎麼熱鬧。探春叫侍書拿檳榔，寶玉說：「不用拿，我這裡有。」說著就把荷包摘下遞與探春。探春接過來，不拿檳榔，且看荷包，說：「這是誰做的？這麼細針線！」李紈湊過來看，是個大紅緞子紮的歲寒三友腰子荷包，說：「這是襲姑娘手筆。」探春問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李紈說：「去年他給我作生日，就是這個樣的。」只見那一頭拴著個金線和青線織的絡子，絡著那塊寶玉。李紈說：「寶兄弟，怎麼拿他拴呀？」寶玉說：「他又算什麼呢？」王夫人就從探春手裡接過，說：「越大越荒唐，這是你胎裡帶來的寶貝，最能避邪，如同你的性命根子一樣。」寶玉說：「既能避邪，怎麼鬧出那些事來。」王夫人說：「都是你輕慢的緣故，才鬧出那些事來。」寶玉說：「太太說我輕慢他，他就惱我。如今就給這小孩子帶罷，橫豎他不會得罪他。」說的眾人大笑起來。王夫人就把這玉解了下來，給芝哥帶上。探春說：「也怪，怎麼這些事都湊在咱們家？二哥哥的玉，寶姐姐的金鎖，史妹妹的麒麟，那幾年鬧的還了得！」李紈問寶釵：「你的鎖帶著呢麼？」寶釵說：「這麼大人還帶那個？昨日給史妹妹家的妞兒作了滿月了。」探春說：「你知道麼？他的麒麟丟了！」寶釵說：「恍惚聽見，可不記得誰說的。」寶玉說：「可惜了兒的，怎麼會丟了？」王夫人說：「自己的倒不要緊，可心疼人家的。」寶玉說：「不是心疼人家的東西，皆因手工實在細的很。」探春說：「我有一件東西要送他妞兒帶，那才是寶貝呢！」寶玉忙問：「什麼寶貝？」探春說：「這段故事一個時辰也說不完。」寶玉說：「好妹妹，你說給我們聽聽。」探春道：「那年在海疆的時候，有個漁人叫馮得寶，每日在海口捕魚。那一日忽見海中湧起海市蜃樓來，那海市上一樣也有樹木、花草、樓閣，甚至連廬對都有。那些飛禽走獸不必說，又有許多穿紅掛綠的女子，擁著一個仙女，自然該是龍女了。那龍女就倚欄觀海，從他身上不知掉下個什麼物件來，一道金光落在海裡，霎時海市收斂。只見那海面上還是一片霞光，這漁人就想去撈，如何撈的著？」寶玉說：「既是龍女佩帶的，如何教他得著。但不知那龍女失了這寶貝，心裡怎麼樣呢！」李紈說：「你不用替龍女擔憂，聽罷！」探春說：「這漁人最孝母，想著得了這寶貝，賣了錢養母。就買了香燭祭奠禱告，只見那金光就奔了他的船來，忙著用罩去撈，那物就跳入罩裡。他磕了頭，抱到船艙裡，又怕他走了。守了一夜，次日到碼頭上去賣。人都不認得，沒人要。就有多事的給他出主意，教他獻到總制衙門裡，或者有賞。那漁人就信了那人的話，把這寶貝獻到衙門來。」王夫人就問：「到底是個什麼？」探春說：「有三尺多大，有角、有鱗、有鬣、有蹄。週身的鱗甲都像珍珠的光，白角、赤鬣、烏蹄，映著太陽，就放出三尺多長的光芒來。要放在水裡，就和虹霓一樣的圓圈子圍著。」寶玉問：「後來怎麼樣？」探春說：「我們老爺賞了那漁人五十兩銀，留下了。也沒人認的他是什麼，就給了我。拿出去教師爺們瞧，有的說是龍變化的，有說是麒麟的，有說是大禹治水時候下的鎮物，也有說就是山海經上的夔胡。甚至有說馱八卦就是這個，我可不知出在那一部書上。」賈蘭問：「如今還會放光嗎？」探春說：「總沒試了，不知還靈不靈。」寶玉說：「拿出來咱們試試看。」探春說：「我沒帶來。」寶玉說：「打發人取去。」探春說：「他們不會拿，等我再來帶了來。據我看彷彿點麒麟，所以要送雲妹妹。」正說著，見小丫頭進來說：「李先兒來了。」只見兩個媳婦兒，一個拉著李先兒，一個替他拿著樂器。進來給王夫人請了安，又給眾人請了安，問了好。王夫人道：「你是為親事來嗎？」李先兒說：「昨日到蔡老爺那裡，一提就很願意。明日是個好日子，來拜咱們老爺，就見見三爺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既是相看，該帶了去才是禮。」李先兒說：「我也是這麼說，那蔡老爺又說：『沒夫人就是自己作主，何必費事！』」王夫人說：「那也使得。」李先兒說：「咱們老爺願意嗎？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說只要姑娘沒殘疾，人家願意就好。」於是說了一回閒話，又聽了回書。吃過晚飯，王夫人賞了他一兩銀，一吊車錢。李先兒回家不提。

且說賈政在書房吃了飯進來。王夫人就把李先兒的話述了一遍。賈政問道：「這蔡公到底是那裡的人，叫什麼名字？知道了也得請出位媒人來。難道李瞎子算保山不成？」王夫人道：

「明日見了他自然就知道他的籍貫名字，再請媒人不遲。」又叫了賈環來說：「明日有人相看你，別那麼烏眉皂眼的，看人家笑話。」賈環答應著去了。一宿晚景不提。到了次日，且說寶玉正在房裡同寶釵二人看著鶯兒喂蠅蟲兒，又叫麝月洗水仙。襲人說：「你多舀點兒水來，奶奶屋裡的梅花也得澆了，黃雀兒只怕也得添水了。」麝月說：「挑一擔來夠不夠？」襲人說：「那也用不了。」麝月說：「連你洗澡哇。」襲人說：「快去罷！回來還給奶奶拿首飾呢。」只見小丫頭進來說：「老爺叫二爺見客去呢！」寶玉說：「又是什麼客？」丫頭說：「才聽焙茗說是三爺的丈人來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還沒放定，就是丈人了！」寶玉忙著換了衣服出去，好半天的工夫才進來。

寶釵問道：「這蔡公怎麼樣個人？到底叫什麼名字？」寶玉說：「等我換了衣裳慢慢的告訴你。」襲人服侍換了衣裳，坐下說：「這可該說了。他姓蔡，名叫和羹，有五十多歲，原籍四川。如今入了京籍，捐班出身，又是左丞相的乾門生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怎麼是乾門生呢？」寶玉說：「是拜認的老師。」寶釵又問：「為人談吐還風雅嗎？」寶玉說：「純是個勢利場中的熟人。」寶釵說：「既是勢利場中人，怎麼又肯退歸林下呢？」寶玉說：「那是李瞎子不知道，不是告休，是丁憂的，二月就滿服了。敘起來是詹師爺的同鄉，和老爺說的很投機。」

當面就許親，便委了老詹作媒，說嫁了女兒就要出去了。」襲人說：「這倒是個爽快人。」寶玉說：「爽快？那是煉成了的江湖派！」寶釵笑道：「到底是經了一場患難的好處，你竟有瞧的出人來的日子！」寶玉笑道：「我要是瞧不出人來，早就……」說到這裡便咽住了。寶釵問道：「早就怎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早就瞧不出人來了。」寶釵道：「窮窮的，也只好搭訕罷了。」

正說著，聽見賈蘭問：「叔叔在家麼？」寶玉說：「你進來罷。」賈蘭進來請了寶釵的安，又問了襲人的好。寶玉道：「你坐下！」賈蘭坐下，襲人倒了碗茶來。賈蘭忙站起身接過來，說：「姐姐歇著罷。」寶玉說：「你找我什麼事？」賈蘭說：「都是那位太親翁一陣苦贊鬧的，老爺子逼著要功課。我母親說我的文章、詩都要求叔叔修飾修飾。」寶玉說：「你的文章是很好，就是詩太纖巧些，純是晚唐派，卻倒是時尚，都不用收拾的。我這幾個月直沒作文章，詩雖有幾首，都卻不是試體。你沒聽見幾時要看呀？」賈蘭道：「那有定准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你有現成的借給幾首好搪差使。」賈蘭道：「有幾首詩，還有幾篇文章，索性都給叔叔拿來罷。可得叔叔自己抄抄，不然怕爺爺認得筆跡的。」

賈蘭說罷，站起來告辭要走。寶釵道：「等等，我有件東西送你。」叫鶯兒去多寶格上有個玻璃匣子，輕輕拿來。只見鶯兒捧著個一尺多長、三寸多寬的匣子，放在桌上，揭開匣子蓋，拿出個臂隔來遞給寶釵。寶釵遞與賈蘭說：「這是你大舅舅從廣東帶來送我的，我送了你罷。」賈蘭接過來謝了寶釵，看了看，原來是旃檀香雕的唐明皇游月宮的故事。寶釵說：「你看那鬚眉毫髮，裙褶衣紋，連那些樂器，真是細入無間，難為他怎麼下刀！」寶玉聽了，便接過一看，那裡是廣寒宮，竟是太虛幻境的样子。看那嫦娥時，宛然是林黛玉的小照。便從唐明皇想到楊貴妃，又轉念到林黛玉身上。想那六軍不發原是為國家大事，才弄的個「君王掩面救不得」。林妹妹又是為什麼呢？被眾人瞞神弄鬼，生生害了性命！那明皇時，竟有人去「上窮碧落下黃泉」，替他尋找。如今那裡有李少君、臨邛道士一流人物，也替我傳個消息。此時寶玉心中真是千頭萬緒，呆呆的看那臂隔。不禁不由的就念出一句「能以精誠致魂魄」

來。寶釵聽了，向賈蘭道：「快拿了去罷，不然你叔叔又要游月宮去了。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寶玉遞與賈蘭，賈蘭說：「我找出來，就打發人送過來。」寶玉說：「很好，不然怎麼繳差啊！」寶釵道：「告訴你母親，有我們大嫂子送他的東西，少時我教人

送過去。」賈蘭拿了臂隔，答應著去了。寶釵到王夫人處伺候晚飯，見賈政進來向王夫人說道：「那蔡公雖是捐班出身，卻是個能品。原來是詹師爺的同鄉，也是四川人。瞧了環兒很喜歡，就托詹師爺作媒，當面許了親事。」

他三四月裡就要起身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那麼著，咱們得早些兒娶啊。」要了黃歷看了看，二十六是黃道日子，正好放定。商量請邢夫人、探春、尤氏，連自己是四位。又叫林之孝家的派人與李先兒送信，又派了林之孝家的、吳新登家的兩個老僕婦拿定禮。只見人回：「珍大爺過來了。」賈珍進來請了賈政、王夫人的安，又問了李紈、寶釵好。

賈珍道：「姪兒聽見個喜信，今日晚膳後的旨意，叔叔升了吏部尚書了。」賈政道：「那是謠言，我前頭還有好幾個人呢。」王夫人問：「你聽見什麼人說？」賈珍道：「這話不假，是個樞密院的朋友特送這個信來的。他走了，我就回叔叔來了。」正說著，賈璉、寶玉、賈環、賈蘭，都來道喜。賈璉說：「今日晚膳後旨意，叔叔補授吏部尚書，報喜的在大門上嚷呢。」

賈珍笑道：「我已經討了頭報的賞錢了，你還是二報呢！」說的大家都笑起來。賈政道：「你大哥哥才說，我還不信，怎麼有這樣格外的殊恩呢。你快張羅寫折子，五鼓謝恩。」賈璉答應去了。